

九女村

刘 溪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九女村

刘 溪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中篇小说，描写了抗日战争初期一个农民家庭的悲欢际遇，反映了苏北淮海区一个角落对敌斗争的情景。

书中写到恶霸地主、国民党反动派如何勾结日寇，残酷地迫害劳动人民，同时也写到觉醒了的农民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向敌人展开英勇不屈的斗争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。

九 女 村

著 者 刘 溪

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155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1/32 印张：5 5/8 字数：106,000

1959年9月新2版

195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1,000册

(原新文艺版印20,000册)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053

定价：(八) 0.46元

前 言

过去,我的家乡受到国民党官僚地主残酷的压迫,受到土匪的搶劫,日本鬼子又曾闖到那里燒杀奸淫,无恶不作。那时家乡人民真是灾难重重,在刀山上过日月。后来共产党来了,领导广大人民与敌人进行斗争,从而建立了根据地,解放了的人民开始过着新的生活。在这本书里,我写了張德柱一家的遭遇,就是想通过它来反映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家乡对敌斗争的一些情景。当时我才是十二三岁的少年,然而少年时代的印象却往往是最深刻、最不易忘却的,我把它写出来,是为了告诉讀者:过去我家乡的人民如何用血汗灌溉了自己的土地。

本书作为修訂本出版的过程是这样:原来我想以已出版过的中篇小说《九女村》为基础,写成长篇小说,增加一些故事情节,書中的人物也有些更动。但写成以后,经过一番考虑和删改,結果其情节与原来的《九女村》基本相同,字数也增加不多,故确定作为《九女村》的修訂本出版。在改写中更动的一些人名这里就不再改动了,特此向讀者說明。

作者 1959,5,16,于上海

在六塘河兩岸的沙灘上，丛生着茂密的、象一堵綠牆似的蘆葦，寬闊的、密密層層的葦葉，互相交錯的織在一起，把明鏡般的六塘河深深的隱掩在里边，以致帆船經過時，人們也只能看見白白的帆頂在葦梢上緩緩的移動。

沿着蘆葦丛生的六塘河北岸，还生长着一簇簇的桃柳。它夾在葦丛中間，一直伸展到沙灘下的水中。淺藍的、長年不息的河水，每當打着漩渦流過淺灘時，便發出一種輕微的潺潺聲。這裡常常有成群的小魚，歡樂的朝上流游動着。而那葦丛中的河水，可算是魚蝦的游玩勝地和栖息之所，它們毫無顧慮地任意跳躍，使平靜的河面不時的發出潑啦潑啦的聲音。

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八日的一個中午，九女村的張德柱、胡大侃、丁子鋼三人，沿着河底的葦丛在摸取魚蝦。現在雖說已是暖洋洋的春天，河里的水仍是寒浸浸的，特別在水深的地方更是扎人的寒冷。他們三人冒着寒冷在這裡摸魚，各有着不同的目的。丁子鋼家稀飯都吃不周全，想摸幾條魚賣了度日。胡大侃家堂屋的後牆倒了，想摸幾條魚給明日請來補牆的人做菜吃。張德柱則是為了明日是父親死后

的一百天，要做些祭菜才來摸魚的。他們輕輕的向前摸着，連手脚移动時也听不出水响的聲音，好象怕魚蝦会被响声惊跑似的。胡大侃个兒又高又瘦，腿又長，翹起屁股在河邊淺水中摸，远远望去象只鷺鷥一樣；張德柱和丁子鋼在深水里摸，把脊背都沉沒在水里，只露出耳根以上的頭頂，远远望去很象兩頂瓜壳帽子。四周靜极了，只有微風吹着蘆葦叶子发出的輕微的沙沙聲，和魚鷹掠過水面抓魚時的短促的扑水聲。他們摸了一個多鐘頭光景，忽听胡大侃兩手在水中嘩啦嘩啦的用勁動了兩下，張德柱和丁子鋼以為他抓住了大魚，都抬起頭來看，只見瘦長的胡大侃直起腰來，悔恨而懊惱的說：

“咳！可惜，一條至少兩斤重的大魚跑了，我已經把它按在手下，差一點就拿上來咧，哪知不夠小心，被它一挺勁甯跑了！”

“大侃哥，你又吹了，沙牛又要給你吹得弓腰了，你每次摸魚跑掉的都是大的，抓住的都是小的。”丁子鋼笑着挖苦說。

胡大侃的年紀在三十六七歲左右，平時隨便講述一件什么事情，总要帶着幾分夸張，人們常常抓住一些把柄來嘲笑他，而他每遇到這種情況，總是努力的使自己處之泰然。他剛才听了丁子鋼的話，臉一綳，滿不在乎的仰起頭說：

“你要不信就罷！反正我不能把那條魚拿上來給你

看。”

“那河邊只有脚脖深的水，哪能存得住兩斤重的魚！說

給三岁小孩听也不相信啊!”丁子鋼繼續譏笑說。

“哈……”胡大侃忽然得胜似的大笑着說，“小鋼子，你不要少見多怪吧，不信你去問問黑林大叔，他亲眼看見三斤重的一条大烏魚，在一寸深的水面上游蕩着。”

丁子鋼也紧接着霍霍地笑了两声，正要开口反駁，忽听有人沿着河岸拖长声音大声呼叫：

“張德柱——張德柱——”

胡大侃向張德柱說：

“这是黄金狗在叫你。”

張德柱有三十岁，濃眉大眼，团四方臉，黑里透紅，长得拳大胳膊粗，两条腿敦敦实实的，平时說起話来往往半天才悶上一句，現在他才死去父亲不久，更显得寡言少語。他听胡大侃說黄金狗在叫他，便悶悶的說：

“是他，不知又来找什么邪岔①了。”

“讓他直着嗓子喊，不理睬他！”丁子鋼說，“这狗家伙不是个东西，称我們的魚，老是賒帳！”

“他有时眼睛倒也亮堂，”胡大侃出入意外的夸奖了一句，“他称我的魚倒很少賒帳，大概知道我不是那么好惹的。”

这时，中午的太阳透过葦叶照了下来，那斑斑駁駁的光影映在蔭凉的水面上，映在摸魚人黝黑的脊背上。河中心有一群野鴨，在平靜的水面上浮游，有时鑽入水底，有时漂

① “找岔”：耍花招的意思。

上水面，自由自在的啄食着魚虾。由于六塘河开冻以来，它們每天饱餐着小魚小虾，身体显然比严冬时肥胖多了，展翅飞时，也不象冬天那么迅速灵活了。

在这寂靜的时刻，可以听出黄金狗破鑼似的喊叫声越来越近了，沒多一会儿，連他那踏踏拉拉的沿着河岸走来的脚步声也听出来了。

这黄金狗四十多岁，身材不高，但脖子很长，走路时头总是朝前伸着，一頂剪去边沿的旧礼帽戴在后脑瓜上，使他那瘦长的臉显得特別长，两根濃密的眉毛几乎和深陷下去的眼膛連在一起，一眼望去，他的臉首先叫人注意到的便是这对黑洞洞的眼睛。他一面喊叫，一面往前走着，后来大約有些跑累了，在河岸边一棵楊柳树下坐了下来。这一小段河边蘆葦比較稀少，稀稀朗朗的一株半株的蘆葦在激流中摆动著，当滾滾的激流从它的旁边滑过时，便留下一条很长的波紋。黄金狗在柳蔭下很舒泰的喘了口气，又繼續不断的叫着張德柱的名字，他就这样停停歇歇的喊有七八分鐘，方才見到胡大侃他們摸魚摸到这里。他从蘆葦的空隙里，首先望到了胡大侃，忙問道：

“大侃，你見到張德柱沒有？”

在蘆葦深处的張德柱不等胡大侃回話，便冷冷的說：

“我在这里，你有什么事？”

黃金狗歪着脖子，朝蘆葦稠密的地方望了望，埋怨的說：

“德柱，我从你家一直找到河边，一路呼喊，你怎么一声

也不应啊！”說罢把对襟黑夹袄敞开，迎着一陣陣的河风，舒暢的喘着气，而后用諒解的口气說：

“你回不回应都沒关系，只是請你馬上到吳大老爷家去一下，他老人家有話要当面和你談。”

这时張德柱已經从蘆葦丛中走出來了。說道：

“請你告訴他，我沒工夫去。”

黃金狗那被春风吹裂了的嘴唇，翹起了一层皮，本来他在上边貼了一层紙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由于講話不小心，紙头掉了，因此他不时的用舌头舐着那破裂的嘴唇。他听了張德柱的話，皺着眉头說：

“德柱，我劝你不要讓我再請第二趟了，要知道大太太落悠悠的一口气，眼看就不行哩！这事你再不能往下拖了！”

“你这是十里路无人家說空話^①，他大老婆生病要死，与我張德柱有什么相干！”

“唉！你怎么到現在还說沒有相干呢？看风水的史三先生不也当面和你說过嗎？你家的小桃园离大老爷家的祖塋太近，引起阴宅里老祖宗不安，因此把阴魂附到大太太身上，叫大太太一天到晚哈气連天，淌鼻涕流眼泪，不吃不喝，專門大罵吳文卿这个不肖的子孙，白天罵，晚上罵，夜間一覺睡醒还在罵，第二天一早還沒睜开眼来就罵，如今就落一絲气了还在唧唧噥噥的罵，所以人家才拿二亩熟地換

① “說空話”：即說不講情理的話。

你一亩半桃园啊！你还把头抬得高高的不肯答应，万一太太真的死了，不怪你怪誰？”

“黃金狗，他吳文卿每天吃魚吃肉，我看你連魚湯也喝不着，干嗎要順着他說鬼話欺負人呢！”張德柱不愿多講，憤憤的說。

“霍！”丁子鋼在一邊插嘴說，“魚湯是喝不着，可是油碗到底还舐得着。”

“嘿嘿！”那个将要講話的胡大侃不由的笑了起來。

黃金狗惱羞成怒的变了面色，拉长臉罵道：

“你們这班龟孙子！今天想跟我过不去不成……”

胡大侃不等他講完，呼的一声站了起来，手卡着腰問道：

“黃金狗，你把話說清楚点，誰跟你过不去？！”

“我不是講你，我是講張德柱和丁子鋼两个东西。”黃金狗連忙声明。

这时，張德柱和丁子鋼已从水里走上了岸。張德柱先跳上岸来，立在黃金狗面前，問道：

“到底誰跟誰过不去？”

黃金狗知道張德柱这人如果动起火来，前面就是一座大山也要闖几下，何况他那碗口粗的胳膊，一个人抵得上三四个人的力气，爭吵起来只会对自己不利，再加上他身后又来了个丁子鋼，这个人的不肯饒人是九女村有名的。因此，便軟了口气轉过話头說道：

“德柱，吳大老爷那里你真的不去？”

“还能是假的嗎？我說不去就不去！”

“好吧，你真不去，我就去告訴他了。”黃金狗說罷連忙轉身一顛一顛的走了。

他走有二三十步的樣子，回頭望了一望，見張德柱和丁子鋼還站在原處立眉豎眼的望着他，才壓下去的怒火不禁又冒了上來，回想剛才他們對自己的嘲笑和跳上岸來示威的模樣，越想越惱，便停住步回頭忿忿的說：

“張德柱、丁子鋼兩個東西，你們仔細听着，我黃金狗整不了你，吳大老爺整得了你！”

“你有種，站着說！”丁子鋼在後面跺了一下腳。

黃金狗以為他們要追上來，趕緊加快腳步頭也不回的走了。

此時，太陽已經掛到樹梢上去了，站在河岸上的張德柱、胡大侃、丁子鋼三人也收拾東西回家了。不知在什麼時候起了風，岸邊的蘆葦搖搖曳曳的擺動着，密密的葦葉互相摩擦，發出一種淒涼的簌簌聲。東風夾着水氣，使他們覺得有些發冷。他們順着河岸上的田間小路向村子里走去，那不很溫暖的陽光，照着他們黑黃的脊背，背上的魚簍里發出陣陣的魚腥味，三個高矮不齊的身影落在黃黃的沙土地上。當他們走到河堤上時，只見北面荊馬河堤上，有黑鴉鴉的一列國民黨軍隊，前不見頭後不見尾的向六塘河南開着。丁子鋼見了說道：

“看樣子，又是開往運河西打共產黨去的。”

“那一定，”胡大侃斷定的說。接着他又轉臉向張德柱

問道：

“德柱，聽說你表兄弟劉鴻章在河西金鎖鎮共產黨那邊干得不錯啊，手下兵馬有好几百。”

張德柱听了淡淡的說道：

“誰知道呢？都不过听人家傳言。”說罢便下了河堤，和他們分开手各自回家吃飯去了。

二

在蘆葦丛生的六塘河北岸，有个村庄叫九女村，远远望去，整个村庄的楼台房屋都給郁郁蒼蒼的参天的树木遮住了，就連吳文卿家四層高的磚炮楼，也只不过隱隱的露出几个垛子来。这个霧气騰騰的大地主庄园，少說也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，在这长远的年代里，它虽經历过多次兵灾匪禍，却始終沒有使它衰頹敗落，看上去好象是一直保持着那种威严赫赫的气派。

出了九女村往西，有一条低洼的大路，路的两旁长着自成队形的聳天的白楊树和低矮的柚树，这条路一直向西伸去，大約将近两里路的样子便轉弯通向西北，从那里开始，路的两旁便是綿密的一丛丛的桃柳和一株半株的桑树，那白楊树和柚树却一株也不見了。也就在这大路轉弯的地方，有一座比屋頂还高的大墓，它被十几棵墨綠蒼老的古松复盖着，这座大墓便是九女村大地主吳文卿家的祖塋。

由大墓向南一里多远，靠近六塘河堤的地方，有一块一

亩多地的小桃园，桃园中間有三間破旧的草屋。这座黑涂涂的草屋頂上，有几处新鋪上的黄黄的麦稈草，那略为有些向外傾的后牆，用两根碗口粗的棍子抵着，因此，即使小屋的前后牆都泥得亮光光的，也掩飾不住它快要頹倒的模样。这座孤单的快要倒坍的草屋，便是桃园主人張德柱的住家。現在桃园里的桃花已經脂退粉殘的雕謝了，粉紅的、嫣紅的花瓣被陣陣东风吹落得滿地都是，那落去花瓣的树枝上，已长出了一个豆粒大小的果实。

在胡大侃他們摸魚的第二天，張德柱一家人圍着桃园西南角一个小小的黄土堆痛哭着，这里埋葬着桃园的老主人張洪林，今天便是他死后的一百天。

提起老洪林的死，真够悲慘的了。埋在这墓里的，只是他生前穿的一只破草鞋和遺留下来的一套破小褂褲，而他的尸体却还葬在那运河中的寒流里呢！这是一百天以前的事：那一年四季在外挑卖水果的老洪林同河南徐庄一个姓黄的老头，从山东挑着黑枣到宿迁城去販卖，經過宿迁城东关洋桥口，看到两个日寇在那里站崗，来往行人經過这里时，有的向他們行鞠躬礼，有的丢个銅子在他們跟前，老洪林看了忿忿的对身后姓黄的老头說：

“看，这些人真沒骨气，給东洋鬼子送錢行礼，还是个人种么！”

黄老头輕輕的說：

“这是东洋人立下的規矩啊！你不这样做，他就找你麻煩，叫你过不得关，我看我們也馬馬虎虎行个礼吧，反正我

們又不是真心服他。”

老洪林搖着头說：

“我不行禮，我不向東洋鬼子彎腰。”

他們兩人一前一後沒一會便走到鬼子站崗的地方。黃老头微微的向鬼子点了下頭，而老洪林却象看都沒看到鬼子一樣，不緊不慢的直往前走。鬼子激怒了，“哦——”的怪叫一聲，意思是要老洪林站住，而這個高傲的老人，只當沒聽見似的，頭也不回的照常向前走着。這時，只見鬼子用白光閃閃的刺刀在老人面前晃了一下，威逼他馬上站住，緊接着豎起槍壳子朝他後腰上狠狠的打下去。那老洪林已是六十四五歲的人，氣血已經衰退了，他搖晃了一下險些兒跌倒下去，但他在盛怒之下增加了力氣，馬上站穩了腳步，傲然的向鬼子鄙視着。這時鬼子將他的破棉襖撕開，在他身上到處搜檢。他自己知道身上有一元多紙幣，縫在破棉襖的舊棉胎里，這是鬼子無論如何搜不到的，還有三十多個銅元系在褲帶上的布口袋里，這是鬼子伸手就可以摸到的。他想，這幾個銅元一定不能叫鬼子搜去，為了泄泄心頭之恨，便把褲帶上的布袋摘下來，然後把三十多個銅元當當當的倒在自己手心裡，伸給鬼子看了看。這個鬼子以為是老洪林送錢給他，便齜着牙伸手來拿，那知老洪林趕緊把手一擰，三十幾個銅元潑潑潑的都扔到運河中去了。鬼子氣極了，一面怪聲叫罵，一面又舞動着槍壳向老人身上打去。老人終究上了年紀，支撐不住，踉踉蹌蹌的跌倒在橋板上。鬼子趁勢用腳一踢，把老洪林踢落到那橋下的水里去了。那時正是正月初的

时节，运河刚刚解冻，大块大块的冰凌擦啦擦啦的游动着。他落了下去，就没有能够冒上水来。这个头发花白的老人，就这样的死在运河的寒流里。

老人留下的，只有一只破草鞋，那是他被鬼子打得跌倒时，不知怎的掉脱在桥板上的。好心的同伴黄老头，把这只草鞋捡起带回家来，交给了张德柱，并报告了老洪林怎样死去的一切。张德柱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，一直哭了两三天没有开锅做饭。唉！难怪他们一家人这般伤心啊！老洪林不光是死得悲惨，想起他在世时的种种情形，更叫人伤心落泪。几十年来，他一年四季在外挑贩水果，不管寒暑，很少见他在家安安静静的休息过，他从这个村庄到那个村庄的叫卖水果，一天到晚不停的走着路。每次回家，总是带着那水果换来的一小扎一小扎的铜子，给家中作为度日的费用，而他们家仅有的产业——一亩半桃园，可以说是他一个个铜元积蓄出来的结晶。他常年跑路，很少穿过一双布鞋，一年到头都穿自己打的草鞋。他很喜欢喝酒，可是很少见他喝过，只有遇到好朋友时，才买几两来招待客人，自己陪着喝几杯。他虽如此节省，但并不鄙吝，常常把得来不易的钱币，拿出一些来周济穷朋友，他外甥刘鸿章从前读书的学费，有一半是他补贴的。他就是这样的好人，披星戴月的劳累了一生，给亲人和朋友留下了多少刻心难忘的事啊！

张德柱一家人跪在他的墓前，一面哭诉着他生前的不幸和死去的悲惨，一面虔诚的焚化着纸箔，盼望死者真能来把它领去。那化为灰烬的黄纸，随着一阵旋风和尘土一起

飛上蒼蒼茫茫的天空去了。老主人的兒子張德柱一面跪在那里擦眼淚，一面用筷子從擺在墓前的四碗菜中，每碗夾起一塊放在焚燒紙箔的地方。這四碗菜中最珍貴的便是德柱昨天在六塘河里摸來的幾條小鯉魚，當德柱祭到這碗菜時，他把其中最大的一條鯉魚放在那染着紙灰的黃土地上。這時，只听德柱的妻子李金秀悲淒的叫喚着：

“公公，用飯用菜啊！”

接着德柱十三歲的孩子宝山也呼叫道：

“爷爷，用飯用菜啊！”

他們忍住痛哭，呼叫了好幾遍。沉寂的四周一點回音也沒有，只有颯颯的風聲在桃林里微微的響着。

祭吊以後，一家人在墓前哭訴了好一會。暗淡無光的太陽慢慢西沉，而跪在墓前祭吊死者的人從早晨到現在還沒咽過一口稀飯。德柱的妻子李金秀先止住了眼淚，爬起來勸婆婆說：

“婆婆，你不要把身子哭壞了，我們回去吧！”

這個頭髮花白的老奶奶依然把手巾按在眼上，一面哀哀的哭着，一面說：

“你帶孩子先回去吧，我一口飯也不想吃啊……唉！可憐他死得多慘啊……”她的說話聲和慟哭聲已經連在一起了。

李金秀听了這話，眼淚又止不住掉了下來，便又在婆婆身邊跪下，陪着婆婆繼續痛哭着。

昏沉沉的太陽漸漸的墜入西天邊一堵黑山似的烏云中

去了，渾渾沌沌的天空更加黯然無光。路邊的樹木，河邊的蘆葦，在灰蒙蒙的天底下都變成了黑慘慘的一片，而那在晚風中悲鳴的桃林，這時候更顯得陰凄和昏暗。跪在墓前哀泣的張德柱用手掌抹去眼淚，把泣不成聲的母親從地上扶起來。金秀一面擦着眼淚，一面把四盤祭菜檢到小籃里，而後又跪在地上向着墳墓輕輕的磕了四個頭，方才爬了起來。他們一家人就這樣勉強的止住哭聲回家去了。

燒好的高粱米干飯和菜湯已經冷了，金秀又引起火把它熱了一下。她按照平時的習慣，第一碗飯盛給婆婆，第二碗給孩子寶山，第三碗給丈夫德柱，當她盛到第四碗時停住了，在這春荒時節，她捨不得吃下一碗干飯，便又開始熱起昨晚吃剩的稀稀飯來。婆婆看了阻止道：

“一天沒吃飯了，就吃這干的吧，不要再去熱稀飯喝了！”

“再不吃要餓了。”金秀一面生火熱稀飯一面說。

“餓不了。”德柱不同意的說，“媽媽叫你不熱就不熱吧，明早再熱稀飯吃不一樣嗎。”

這時，婆婆奪過金秀手裡的火棍，把火打滅，一定要她拿碗盛干飯吃。金秀只好順從婆婆和丈夫的意思，拿起碗來盛了小半碗干飯，可是她卻又在上邊加添了大半碗菜湯，他們一家人就這樣不聲不響的把中飯當作晚餐吃了下去。

吃罷飯以後，婆婆回房休息去了。德柱忧愁滿面的抱着頭坐在凳子上，他的眼睛象核桃似的紅腫着。這些天來，由於過分悲痛，常常整天眼淚不干，飯量也比前減少得多，